

蘭 羅 曼 羅

傳 汝 多 悲

譯 元 占 陳



“刊 叢 記 傳 人 名”

悲
多
汝
傳

蘭 羅 曼 羅

傳 汝 多 悲

譯 元 占 陳



“刊 叢 記 傳 人 名”

Romain Roland
Vie de Beethoven

1903

印翻得不有所權版譯翻書本
版社日明月一年三十三國民

初版 1—3000 册

印承廠刷印華建林棣

「我要證明誰行事得當和高尚，
能够就憑這一點忍受不幸。」

悲多汶。

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

給維也納市區。

空氣在我們周圍是鬱悶的。老大的歐洲在一個沉重和敗朽的氛圍裏面痿痺了。一種沒有偉大的唯物主義壓抑在思想上面，而且羈絆著政府們和個人們的行動。世界在它的謹願和卑鄙的自心裏死於窒息。世界透不過氣來。——再打開窗戶吧。再讓自由空氣進來吧。呼吸英雄的氣息吧。

生活是艱苦的。它在那些不甘於靈魂的平庸的人是一種每日的戰鬥，而且往往是一種悲戚的戰鬥，沒有偉大，沒有辛福，在孤獨和沉寂中開作戰的。爲貧窮，爲辛酸的家累，爲力量沒有希望，沒有一絲兒的歡欣，在那兒無目的地喪失的艱巨和愚蠢的職務，所逼迫，泰半是彼此分離了的，而且連能夠給他們在患難中的弟兄們以援手的慰藉也沒有，這些弟兄不知道他們，他們也不知道這些弟兄。他們該祇依靠他們自己；而有些時候那些最強的也在他們的苦難之下屈膝。他們呼求一種救援，一個朋友。

這是爲了應援他們，我企圖在他們周圍集合那些英勇的朋友，那些爲善而受着痛苦的偉大的靈魂。這些「名人傳記」不是爲野心家的驕傲而寫；它們是獻與那些不倖的人的。而誰不是不幸的人呢，到底？給那些受着痛苦的人，奉上那種神聖的痛苦之油膏吧。我們在戰鬥裏面不是獨自的。世界的黑夜爲神聖的光輝所照明。即在今日，在我們近邊，我們剛剛看見閃亮着兩朵最純潔的火燄，正義的火燄和自由的火燄；異格上校，和貝爾的人民。他們要是未能焚毀那些稠密的黑

暗的話，他們却給我們指示了那條道路，在一下閃電裏面。我們且跟在他的後，跟在所有孤立的、在所有的國家裏面有所為的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像他們一樣奮鬥的人之後吧。搗毀時間的藩籬。復活英雄的長談。

我不稱那些憑思想或力量戰勝了的人為英雄。我稱爲英雄，單憑了他們的心田獲得勝利的人。如他們中間最偉大者之一，我們就在這兒敘述他的生平的那個，所說過的：『我在善良之外不知有別的養出的靈。』『他稱不為偉大的地方，沒有偉大的人物，甚至沒有偉大的藝術家，也沒有偉大的行動家；却祇有貧鄙陋的羣衆而設的空洞的偶像；時間將他們一道毀滅。成功在我們無關重要。祇做到偉大，而不是顯出偉大。』

我們嘗試在這裏敘述他們的歷史的那些人的生活，差不多時常是一回長的磨難。或則一種慘怛的命運要在生理上的和精神上的痛苦，窮困和疾病，的鐵砧上面鑄造他們的靈魂；或則他們的生活被蹂躪，他們的心爲看見他們的弟兄所從而折磨的痛苦和沒有名字的耻辱而破碎，他們曾吞食困苦的日常的麵包；而假如他

們是以魄力而偉大的話，這是爲的他們亦以不幸而偉大。他們且莫過於抱怨吧，那些不幸的人：人類的優秀份子和他們在一起。用他們的勇猛營養我們吧；而，假如我們是過於懦弱的話，讓我們的頭枕在他們的膝上息一會兒吧。他們將慰藉我們。從這些神聖的靈魂沁出一道靜穆的力量與強勁的善良的洪流。甚至不用和詢他們的作品，和傾聽他們的聲音，我們在他們的眼睛裏面，在他們一生的歷史裏面，會看出生命從來沒有更偉大、更繁殖、——和更幸福、——除却在痛苦裏面。

居這個英勇的隊伍之首，我們且將第一把交椅給與那個堅強和純潔的悲多波吧。他本人也期望着，在他的種種痛苦之間，他的榜樣可以作爲別的顛連困苦的人的支持，「而且讓那個不幸的人見到一個像他一樣不幸的人，那個入，縱有自然所有的障礙物，却作了他的力量所能作的一切，好成爲一個配得上人的名稱的人，而自己寬慰。」藉多年的奮鬥和超人的努力克勝他的痛苦和完成他的職務！這項職務，如他所說的，是給那個可憐的人類鼓起一點點的勇氣——而顯達，這個

勝利的普特密退回答一些呼號上帝的朋友說：『人呵，扶助你自己！』

他的自負的言語得到威召吧。體他的榜樣使人對於人生和對於人的信心復甦吧。

羅曼·羅爾。

一九〇三年，一月。

空白页

Walten wo man kann,

盡你的力量行去，

Freiheit über alles lieben,

愛自由過於一切，

Wahrheit nie auch sogar am

即使得一個王座，

Throne nie t verjagen.

也永不替負真理。

悲多汶。

(手書原詞，一七九二。)

他短小精悍，頸短，體格健實。一張圓的臉，嫣紅色的，除却臨近他的晚年，臉色成爲病態和黃色的，尤其在多季，當包成天團起來，遠離田野。一個有力而隆起的額。頭髮十分黑，異常密，而且似乎梳子永未從那裏梳過，到處豎起來，『衆堆上的蛇蝎。』眼睛以一種非常的力量燃燒着，使所有看見他的人觸目：大部份的人對於它們的色調却看錯了。正如它們在一張棕色和悲慘的臉上燦耀着一片野蠻的明亮，人通常看見它們甚是無色的；它們不是黑色的，却是藍灰

色的。細小和非常深陷，它們在熱情或在惱怒裏突然睜開，並且這時在它們的眼眶裏面滾動着，常常真實地反映着它們種種的思想。往往它們帶着一個鬱抑的目光掉向天空去。鼻子是短的和方的。大的，一個獅鼻。一張細緻的嘴，但它的下巴有突出上唇的趨向。可怕的顎骨。它們可以碾碎核桃。右邊，下頰上有一個深的笑顰，給那張臉一種奇異的不勻稱。『他有一個善良的微笑，』摩塞爾斯說，『以及在談話裏面，有一副往往和藹的和鼓勵人的神氣。反之，那笑聲是使人不快的、強暴和難看的、而且是短促的，』——一個不是習於喜悅的人的笑。他慣常的表情是鬱悶，『一股不可治的憂愁』。拉爾斯塔，在一八二五年，說他需要他的全力去禁制自己哭，看着『他的馴良的眼睛和他們摧心的悲傷』。布奧姆·封·布奧姆塔，一年後，在一家啤酒坊碰到他：他坐在一個角落裏，他吸着一枝長煙斗，而他的眼睛闔起來，像他愈來愈愛做的，當他逐漸接近死。一個朋友對他說話。他愁黯地微笑，從口袋裏抽出一個談話的小冊子；而且以聾子往往用的尖銳

感的激發裏，——那些靈感於他是突如其來、甚至在街上發生，并且它們使行人驚詫，——或者富人出其不意聽到他彈鋼琴的時候。『他臉上的筋肉突出，他的血管膨脹；野蠻的眼睛成爲兩倍更兇惡；嘴發抖着；他有着一個被他召來的惡魔戰勝了的魔術師的外觀。』有如一個莎士比亞的人物；儲利于士·本奈狄說：『利亞王』。

路特微喜·凡·悲多汝誕生於一七七零年十二月十六日，在龐納，靠近哥林，在一所簡陋的房子的一個貧苦的下房裏。他原籍佛拉蒙。他的父親是一個痴愚和醉酒的高音。他的母親是女僕，一個廚子的女兒，以及在第一次結婚的一個隨身侍僕的寡婦。

一個嚴酷的童年，它缺乏了家庭的溫柔，莫差特，較幸福，却爲這溫柔所圍着。從開始，生活對他顯出像一回愁黯和劇烈的戰鬥。他父親想利用他音樂的稟賦，及將他作爲一個神童予以展覽。四歲，他把他整整幾個鐘頭釘在他的鋼琴前面，把他講同一個小提琴闌起來，以及用工作磨死他。他險些使他永遠厭棄

藝術

他使用暴力使悲多汶學習音樂。他的少年時代被物質的牽掣，賺他的麵包

慮，過於早熟的職責，弄得愁黯了。十一歲，他加入劇場的樂隊；十三歲，他當風琴手。在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他所愛的母親。她對我這麼好，這麼值得愛戀，我最好的朋友！噢！誰比我更幸福呢，當我可以說出母親這個溫柔的名字，以及她可以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她是死於肺癆病的；悲多汶也以爲自己染了同樣的疾病；他已經常常受苦；而一股鬱抑更附麗到他的病痛上去，比病痛本身更殘酷。十七歲，他當家長，負起教育他的兩個兄弟的責任；他有着要請求裁撤他的醉酒、無力主持家務的父親的羞耻；他們把父親的恤金交給兒子，以免父親將恤金浪費。這些憂愁在他身上遺下很深的痕迹。他却在龐納的一個人家找到一種情重而支持，那人家於他始終是珍貴的，布累寧的一家。那和氣的「洛卿」布累寧的愛麗奧奴，比他小兩歲。他教她音樂而她又教他學詩。她是他兒時的伴侶；而且也許在他們之間有過一種相當溫柔的情感。愛麗奧奴後來嫁給威格勒醫生，他是悲多汶最好的朋友之一；而且，直至最後一天，在他們之間不斷存有一種和平的

友誼，威格蕪和堂麗奧奴的穩重和溫柔的信，和那忠實的老朋友——Guttes Joeser (Fraund) 給親愛善良的威格勒 (guter lieber Wegler) 的信，可以證明。當三個人都上了年紀，年紀却沒有使他們的心青春寒冷，那情愛更使人感動了。

悲多汶的童年縱使能怎樣愁黯，他對它，對它在那裏消逝的地方，始終保存着一種溫柔 and 惆悵的回憶。被迫離開廬納，而且在這也納度過幾乎他的一生，在那個轉徙的大城市與它的愁慘的近郊裏面，永遠包圍不了那萊茵河流域，而那条威嚴慈愛的大河，unsere Vater Rhein 像他喊它，『我們的父親萊茵河』，多麼生動的，實在，幾乎人性的，有類一些思想和一些數不盡的力量在那兒經過的一顆碩大的靈魂，沒有甚麼比在那甜密的廬納更美、更有力和更溫馴，它浸潤着廬納濃蔭和開花的兩岸，帶着一種撫慰的暴力。那兒，悲多汶活了他二十個最初的歲月；那兒形成了他少年的心的美夢，『在這些憔悴地飄浮在水上的草坪，帶着它們霧煙籠罩的白楊，荊棘和垂柳，和果樹，它們灌着它們的根株在沉默和急促的水流裏面，』和，俯低在岸上，慵懶地好奇的，那些村落，那些教堂，甚至那

些墓園，——一面在天邊，那七座帶藍色的山峯在太空描出它們暴風雨的側影，山上矗立着一些頹敗的古舊別業的瘦削和奇異的半面。對這個國土，他的心永遠效忠；直至最後的頃刻，他夢想再會到它，却從未如願。『我的故鄉，我在那裏呱呱墜地的美麗的土地，在我的眼前，始終和我丟下它的時候一樣美麗、一樣明晰。』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悲多汶卜居維也納，德國的音樂中心。大革命爆發了；它開始泛濫歐陸。悲多汶就在戰爭踏進龐納的時候離開那裏。在維也納的路上，他橫過前進對抗法國的希斯軍隊。一七九六年和一七九七年，他把佛烈貝的戰歌譜成音樂：一首「出發歌」和一闕愛國的合唱曲：「我們是一個偉大的德意志民族」(Ein grosses deutsches Volk sind wir)。但徒然他要歌頌大革命的敵人：大革命征服世界，和悲多汶。自一七九八年起，繼有奧大利和法蘭西之間關係的緊張，悲多汶和那些法國人發生密切關係；和法國大使，和剛到維也納的貝那道特將軍。在這些談話裏面開始在他心裏形成民主的感覺，我們在他一生的後

來看見這些感覺的強有力的發展。

斯坦侯塞在這個時代給他作的一張素描，頗能刻劃他當日的影像。這些，對於悲多汶以後的畫像，蓋蘭寫的鹿那柏特的肖像，這個瘦野心的烈火折磨的辛酸面目，對於拿破崙別的造像。悲多汶似乎比他的年紀輕些，瘦削、筆直、在他那高的領結裏面僵了，目光疑忌和緊張。他知道他值得什麼；他相信他的力量。在一七九六年，他在他的手冊上面記着：『勇敢，雖有種種身體的羸弱，我的天才將勝利；二十五歲！它們來了！我有了！要就在這一年，「人」整個顯露出來。』貝爾拿夫人和蓋林格說他很自負、舉止矜傲和不愉快的，以及他帶着一種很重的鄉音說話。但是祇有他的密友，認識藏在這種驕傲的笨拙底下的甜蜜的善心。寫信給威格勒講述他所有的成功，他腦裏想到的第一種思想是這種思想：『比仿說，我看見一個朋友在窮窘裏：假如我的囊中不允許我馬上幫忙他的話，我祇要坐到我的寫字檯；而且在很短的時間，我救了他：你看這是怎樣可愛的』。而較後些，他說：『我的藝術應該貢獻給窮人的福利。』（Dann soll meine Kunst

sich nur zum Besten der Armen zeigen.)

痛苦，業已敲了他的門，它發軔在他那裏，好永遠不再走出來。在一七九六年至一八零零年之間，盡開始肆虐。其朵日夜給他吵鬧，他爲內臟的痛苦所騷食。他的聽官弱下去。幾年間，他對什麼人都不承認這件事，即使對他最親愛的朋友；他避開社會，使他的殘疾不爲人注意；他自己一下這個可怕的惡靈。可是，在一八零一年，他不能夠再隱瞞這件事情了；他帶着絕望把它告訴他的兩個朋友：威格勒醫生和阿曼達牧師：

「親愛的、善良的、情重的阿曼達，……多麼時常我期望你在我的身邊！你的慈多汝是深深不幸的。你得知道我自己最高尚的那部份，我的聽覺，弱了許多。已經，我們在一起的時代，我感到這病的徵候，我把它掩飾；可是後來，那病總是重下去；我會痊癒麼？我自然這樣希望的，可是很少；這麼一類的疾病是最難治療的。到怎樣的程度我應該愁苦地生活，避開我所愛的一切和於我珍貴的一切，而那樣的在一個多麼困苦、多麼自私的世界裏面；我該得逃避其中的慘痛的忍

讓！不用說我決意置身於這些痛苦之上；可是那怎麼是可能的呢？

又給威格勒·『：我度着一種困苦的生活。兩年來，我離開所有的社會，因為我無法和人們傾談：我是聾的。如果我有另一種職業的話，這還是可能的；但在我的職業裏，這是一個可怕的處境。我的敵人爲數不少，他們會說什麼呢！：在劇場裏，我要坐得很近樂隊，好明白演員。我聽不到樂器和嗓子發高的聲音，假如我坐得稍遠：人輕輕講話的時候，我僅可以聽到，：而別方面人高叫的時候，那於我是難堪的：時常，我咒詛我的生活：普魯塔克把我領到忍讓，我要，如果那是可能的話，我要向我的命運挑戰；可是在我的生活有些頃間我是上帝最可憐的生物：忍讓！怎樣悲愁的逃避之所！然而這是單獨我所餘下的！』

這種悲慘的哀愁在這時代的幾種作品裏面表現出來，在「淒涼奏鳴曲」，作品十三（一七九九），尤其在鋼琴用的「第三奏鳴曲」的「舒徐調」，作品十（一七九八）。說也奇怪，它不是到處印着的，還有多少作品：那歡樂的「七重奏」（一八零零），那明淨的「第一交響樂」（第一音長音，一八零零），反映着一

種青春的無事無慮。因爲不用說靈魂要有多少時間去習於痛苦。它對歡喜有着這
麼一種需要，它沒有歡喜的時候，它要創造歡喜。當現在過於殘酷的時候，它生
活在過去裏面。往昔的快樂日子沒有一下被抹去；它們不再存在之後它們的光輝
依舊照耀着。在維也納單獨和不幸，悲多汶逃避到他對於故鄉的回憶裏面；他當
日的思想全部爲它們所浸染。那「七重奏」的變化的「慢調」的調子是一曲萊茵
河流域的歌。「第一音長音交響樂」也是一個萊茵河流域的作品，一首向着他的
美夢微笑的少年的詩。那交響樂是歡愉的、悵惘的；人在那裏感到取悅人的欲望
和希冀。但在有些段落，在序曲，在幾個沉重的低音樂器的輕重相間，在那遊離
的「快調」，人在這張年青的臉上看見，帶着怎樣的情緒！那未來的天才的目
光。這是在布提采里的「聖家庭」裏面的Baubino（小孩）的眼睛，在那小孩的
這雙眼睛裏面你相信已經看到臨近的悲劇。

一些另一種類的擾亂走來與他的生理上的痛苦會合。威格勒說他從未認識沒
有一種推到頂點的熱情的悲多汶。這些愛惜似乎始終是具有一種大的純潔的。在

熱情與快感之間沒有任何關係。人在當代在二者之間所成立的混亂祇證明大部份人們對於熱情之惘然，和它的極端稀有。悲多汶在靈魂裏面有多少清教徒的東西；不規矩的談話和思想使他憎惡，他對於愛情的神聖有一些不妥協的思想。據說他沒有想過莫差特會毀壞他的天才寫一篇「序黃」。荀鐵勒，他曾爲他的密友，說「他帶着一種童真的差潔走過人生，從來不用責難自己一種弱點。」這是一個人是生來被愛情愚弄和被它犧牲的。他曾是這樣。不住刑他狂烈的鍾情，不住地他夢想幸福，馬上失望了，辛酸的苦痛隨之。這是在這些愛情與驕傲的反叛之更迭裡面，我們該尋求悲多汶的靈感之最豐饒的泉源，直到他的天性的奮激在一回悵惘的忍讓裏面得到平緩的時期。

在一八零一年，他的熱情的對象，似乎，是居乙麗達·居姬亞地，他以他的所謂「月光曲」，作品十七（一八零二），的獻贈使她不朽。「我活得溫柔些，」他給威格勒寫信說，「我和人們混集多點；這種變化，一個寶貴的女子的動人完成了它；她愛我，我也愛她。這是兩年來我所有的最初的快樂的頃間。」他慘

重的付出代價。首先這愛情使他更感到他的殘疾之可憐，與他的生活的脆弱的狀況，使他無法吞那個他所愛的女子。復次居乙麗達是治癒的、穩氣的、自私的；她使悲多汶慘酷的受苦，而且在一八零三年十一月她嫁給嘉連壁伯爵。這屬一類的熱情破壞靈魂；當靈魂已經被疾病弄得衰弱了，如悲多汶的靈魂一樣，那些熱情易於使它破滅。這是悲多汶一生唯一的頃刻，那時他彷彿正要死了。他度過一回絕望的危機，一封信使我們認識這危機：「夏夷里根斯達的遺囑」，給他的兄弟卡爾和友罕，有這個指示：『我死後閱讀及執行。』這是一個反叛和權心的痛苦的呼號。你不會聽到它心裏沒有被憐憫充滿的。他當日差一點點要了結他的生命。單獨他那百折不撓的道德感止住了他。他最後的痊愈的希望消失了。『甚至支持我的大勇也隱去了。神意啊，給我有一天，單獨一天，出現一次真的喜悅罷！那真的喜悅的沉雄的聲音多久於我是陌生的。什麼時候，噢！什麼時候，我的天，我還可以再碰到它呢？……永遠不！……不，這許是過於殘酷了！』

那彷彿是一聲臨終的怨訴；然而悲多汶還將活二十五年。他那強健的天性不

甘倒於斃磨難之下。「我的體力與我的智力比什麼時候都增長得快些……我的青春，對的，我這樣感覺到，才在開始。每天使我接近目標，我隱約看見它可不能確定它……噢！假如我拋得下這疾病，我會擁抱世人……沒有休息！我除却睡眠沒有別的休息；而我是夠不幸的，要給它比往日更多的時間。祇願我拋掉我的一半疾病：那時……不，我受不了它。我要握住命運的嘴。它不能夠完全使我屈折。——噢！那是多麼美，活那生活一千次！」

這愛情，這痛苦，這意志，這些頹喪與驕傲的更替，這內心的悲劇見於在一八零二年寫成的那些偉大作品裏面：「附喪曲的奏鳴曲」，作品二十六，「quasi una fantasia 奏鳴曲」，和那所謂「月光曲」，作品二十七，「第二奏鳴曲」，作品三十一，附有它的悲慘的朗誦，那似是一段宏偉和悲傷的獨白；小提琴用的，「第一音短調奏鳴曲」，作品三十，獻給亞歷山大皇帝的；「克律采奏鳴曲」，作品四十七；按照蓋里爾的詞譜成的那六首英勇和摧心的曲調，作品四十八。「第二交響樂」，那是一八零三年寫的，更能反映他那青春的愛；而人感到他的意

志斷然佔了上風。一股不可禦的力量掃去那些悲慘的思想。一下生命的沸騰舉起那「尾聲」·悲多汝要作到快樂的；他不要容願相信他的不幸無可救藥；他要痊愈，他要愛情；他洋溢着希望。

在幾種這些作品裏面，人注意到那種活力和進軍與撞鬥的旋律之堅持。那充其在「第二交響樂」的「急調」和「尾聲」裏面感覺得到，而且在「給亞歷山大皇帝奏鳴曲」的特別英勇的第一段裏面還要厲害。一種戰爭的性情，這種音樂所特有的，使人想起它從那裏產生的時代。大革命到維也納。悲多汝被它挾走。『在熟人裏面，』塞佛烈特說，『他樂意說出他的關於政治的事故的見解，他帶着一種稀有的聰明，一下清楚明晰的眼力，判斷這些事故。』所有他的同情把他牽引到革命的思想去。『他愛共和的原則，』荷鐵勒，在他的生命最後的時期最認識他的朋友，說：『他擁護無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獨立；他要一切集中到國家的政府上去；他要給法國全民選舉，而且希他望龐拿拍特成立這種選舉，這樣豎好人

最幸福的基石。』革命的羅馬人，饑餓普魯塔克的，他夢想一個英勇的共和國，由勝利之神第一總裁建立的；而且，一篇又一篇，他鑄成「英雄交響樂：龐拿拍特」（一八〇四），當國的伊曼阿特，和「第一音調交響樂」（一八〇五——一八〇八），光榮的史詩。最初的真正革命的音樂：時代的靈魂帶着偉大事故在偉大的孤獨靈魂裏面所有。緊張與純潔在那裏活着，那些靈魂的印象沒有由於與現實的接觸而削弱。悲多汶的面目在那裏顯出被這些史詩的戰爭的反映所渲染。它們，也許在他的不知不覺中，到處表現在這個時期的作品裏面：在「哥里奧蘭序曲」裏面，在那裏吹拂着一些暴風雨，在「第四四重奏」裏面，作品十八，它的第一段和這闕序曲有如許的類似，在「阿巴昔奧拿達奏鳴曲」裏，作品五十七（一八〇四），俾斯麥說它：「如果我時常聽到它，我會時常十分勇敢。」在「愛格蒙」的樂譜裏面：而且甚至在他的鋼琴的協奏曲裏面，在這闕「第三音低半音協奏曲」裏面，作品七十三（一八〇九），在那裏熟練本身也成爲英勇的，在那裏走過一些軍隊。——如何因而驚異呢？假如悲多汶不知道，在寫着「一個英雄之死的

更曲」(奏鳴曲作品二十六)·那最配得上他的歌的英雄，那個尤過於龐拿拍特·近「英雄交響樂」的範本的，荷許，剛剛在萊茵附近死去，他的墓碑依然矗立着；在哥勃朗許與龐納之間的一個丘陵之上，——就在維也納，他看過兩回勝利的大革命。這是法國軍官在一八〇五年十一月，聽「菲古里奧」的初奏。這是許冷將軍，巴斯梯爾的勝利者，他安頓在洛勃哥維支家裏，悲多汶的朋友和保護人，「英雄交響樂」和「第一音短調」獻給了他的人。而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崙在香奈勃倫宮。不久悲多汶將憎恨那些法國征服者。但他依然感到他們的史詩的熱狂；而誰沒有像他一樣感到它的，祇明白一半這種帝國的行動與勝利的音樂。

悲多汶突然放下「第一音短調交響樂」；沒有他的慣常的草稿，一口氣寫成那「第四交響樂」。幸福給他顯現了。一八零六年五月，他和布郎斯威克的黛麗茜訂婚。她很久就愛他，——自從，小女孩，她跟他學習鋼琴功課，在她勾留維也納最初的日子。悲多汶是她的兄弟佛郎梭伯爵的朋友。一八零六年，他在匈牙利

頭微沙作伴他們家裏，而就在那裏他們相愛。這些快樂日子的回憶被保存在布郎斯威克的俗麗詩的幾篇記事裏面：「一個星期日的晚上，」她說，「在月光底下，悲多汝坐在鋼琴之前。首先他把手撐放在鋼琴上面徘徊。佛蘭梭和我我們認識這種手勢。他總是這樣開始彈奏的。然後他在低音彈出幾個調子；並且，慢慢的，帶着一種神秘的嚴肅，他奏了一隻塞巴斯提安·巴哈的歌：『假如你要把你的心給我，請你首先暗中這樣作吧；而我們共同的思想，但願誰也不能猜到。』我的母親和教士睡着了；我的兄弟往他前面望着，嚴肅地；我呢，他的歌聲和他的目光穿透的，我感到生命的豐滿——第二天早上，我們在公園裏面碰頭了。他對我說：『我現在寫一齣歌劇。那主要人物在我心裏，在我面前，在我所到之處，在我所留之處。我從未居過這樣的高度。一切是光明，純潔，胡耀。直到現在，我有類這個仙人故事的孩子，他檢拾石子，却沒有看見在道旁盛長的鮮花！』這是在一八零六年五月，我成爲他的未婚妻，有我最親愛的兄弟佛蘭梭一個人的首肯。」

「第四交響樂」，在這個年頭寫的，是一枝純美的花，它保存着他一生這些最

靜的日子的芳香。人在那裏恰當的指出「悲多汶宮日的心事，儘可能使他的天才與在他的前人遺下的作品裏面一般被認識和被寬好的調解。」相同的調解的精神，從愛特出來的。影響到他的舉止和他的生活方式。塞佛烈特的宜拿示和格里柏爾察說他興緻極好、活潑、歡愉、富機智、對人有禮、與不知趣的人相處有耐心、服裝整飾；而且他使他們誤會，竟使他們看不出他的耳聾，並且說他身體很好，除却他那弱的目力。這也是瑪勒當日所寫的具有一種浪漫的和幾分整飾的高雅的一幅肖像使人想像到的他。悲多汶想使人高興，而他知道他使人高興。那雄獅戀愛了：他藏起它的爪。但在人在他的手法底下，甚至在「第七音低半音交響樂」的奇幻和溫柔底下感覺到那可怖的力量，那變幻無常的脾性，那憤怒的激發。

這種深邃的和平不能持續下去；但愛的慈善的影響延長到一八一零年。悲多汶無疑的賴它獲得自我的控制，那使他的天才當日產生他的最完美的果實：這篇古典的悲劇「第一音短調交響樂」——和這個一個夏日的神聖的夢：「田園交響樂」（一八零八年）。——「亞巴昔雍拿達」，為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感興，而且他神作像

傑作的驚人路特微喜的心。——終古屬你——終古屬我——終古屬我們。」

怎樣神秘的理由防礙這兩個相愛的人的幸福呢？——也許是家當的缺乏，門第的差異，也許悲多汶對於別人違他遵守的長期等待和對於他的愛情無限的保守秘密的屈辱，起而反抗。

也許，強暴，膏毒和厭世，他的樣子，他反乎自己的意欲使那個他所愛的受害，並且他因而失望——結合是拆散了；可是彼此都似乎沒有忘記他們的愛情。直至她最後的日子（她在一八六一年才死去），布郎斯威克的倍麗茜愛悲多汶。

而悲多汶在一八一六年說：「想念到她，我的心跳得和我初次見她的那天一樣厲害。」作於這相同的年代的是「寄給那遠方的愛人」(an die ferne Geliebte) 的六四高調，具有一個多麼動人和多麼深刻的性格。他在他的筆記裏面寫道：「我的心一見這個可佩的天性就洋溢，然而她不在那裏，靠近我！」——倍麗茜將她的肖像給了悲多汶，有這個題句：「給那稀有的天才，給那偉大的藝術家，給那善良的。人。布郎斯威克的倍麗茜。」在他生命的末年，一個朋友窺見悲多汶，一個人

抱着這個會像淚，而且依照他的習慣高聲說話：『你往日多麼美麗、多麼偉大、有如天使！』那朋友走了，過一會走回來，看見他坐在鋼琴前面，對他說：『今日，我的老友，在你的臉上完全沒有妖異的東西。』悲多汶答道：『因為我的天使來看過我。』——那創痕是深刻的。『可憐的悲多汶，』他自己說，『在這個世界裏沒有幸福給你。單祇在理想的區域裏面，你會找到朋友。』

他在他的筆記裏面寫道：『屈服，對你的天會之深刻的屈服：你不再能夠為你而存在，可是單祇為別人而存在；於你，祇有在你的藝術裏面才有幸福。噢天，給我戰勝我的力量！』

他便被愛所拋棄了。在一八一零年，他重又一個人；但是榮譽來了，以及對於他的威力的感覺。他在他的壯年。他縱情於他的強暴和野蠻的脾性，什麼都不管，不顧世人，不顧成規，不顧別人的判斷。他有甚麼要害怕或要顧惜的呢？再沒有愛情，再沒有野心。他的力量，那是給他餘下的了，對於他的力量的愉悅，

以及使用，幾乎濫用他的力量的需要。『力量，那是加於平常的人之人的道德了。』他重又陷於他的服飾的不檢；而他的舉止的自由比往日尤爲大膽。他知道他有權利說出一切，甚至對那些達官貴人。『善良之外，我不認識別的傑出的標誌，』他在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寫道。貝婷娜·自冷丹奴，她在當日見到他，說：『任何皇帝，任何國王，都沒有對於他的力量這麼一種意識。』她爲他的威力所眩惑：『當我頭一回看見他，』她寫信給歌德說，『整個宇宙給我隱去了。悲多汶使我忘了世人，和忘了你，歌德啊！我不只爲錯誤，肯定證這個人是遠遠走在現代文明的前面。』歌德設法認識悲多汶。他們在一八一二年，在退卜列茲，在布希米洛塲碰頭，并且彼此了解相當不佳。悲多汶熱情地傾倒於歌德的天才；但是他的性格過於不羈和猛烈，無法遷就歌德的性格，以及無法不傷害它。他本人便講述過他們一道作的一回散步，那兇傲的民主派的他給了那懷馬大公的樞密顧問一個自尊的教訓，那樞密顧問並不恕過他。

「國王和君主很可以任命一些教授和樞密大臣；他們可以用爵位和勳章賜給

他們；可是他們不能夠任命偉大的人物，一些屹立於世界的塵垢之外的思想家；而當像歌德和我那樣的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這些先生們應該感覺到我們的偉大。！昨天，我們在歸途中，在路上碰到王室全體。我們遠遠見了他們。歌德從我的手臂拆離，站立在道旁。我縱使對他說了我想對他說的一切，我無法使他多走一步。我當時戴緊我頭上的帽，我扣好我的禮服的鈕，而，以隻手臂在背後，我衝進最密集的人羣中去。！王侯和侯臣分立兩旁；沿道普爾公爵向我揭帽；大公夫人頭一個與我為禮。！那些貴人認識我。！有趣得很，我看見那個行列在歌德面前走過。他鞠立在道旁，深深的灣了下去，帽子在手裏。我後來寫了這一頓，我什麼都沒有怨過他：「歌德也沒有忘記。」

屬於這個日期的是「第七和第八交響樂」，一八一二年在退卜列茲用幾個月時間寫成的；韻律的狂妄，和那諸譜的交響樂，在那些作品裡而他顯出也許最為自然，以及，如他說的，最為「開暢」(aufgelockert)，雜着這些歡樂和憤怒的迸發，這些意外的對照，這些使人失措和盛大的閃爍，這些使歌德和采爾特陷於恐

節的巨大的爆裂，而且使人在「西北部說那第一音響樂」是一個醉人的作品。——
一個醉人的作品，實在，可是醉於他的力量和天才的人。「我是，」他自己說，
「我是那個新人類揭成甜密的葡萄酒的酒精。把精神的神聖的熱狂給予人們的是
我。」我不知他是否像華格納所寫過的，想在他的交響樂的尾聲裏面寫出一個酒精
的節會。我在這個激昂的週年祭會裏面尤其認出他的佛拉蒙遺傳的記認，一如我
在他的言語舉止之膽大的「騷」裏面找到他的起源，這種不羈在紀律與服從的國家
裏面是非常觸目的。沒有甚麼地方比在「第六音響樂」裏面有更多的坦率與不羈
的力量。這是人類精力的狂瀾，沒有目標，爲了快感，一道洋溢和淹沒一切的快
感的河流。在第八交響樂裏面，力量稍遜盛大，但是還要奇異，而且更能寫出人
的性格，把悲劇混雜到談諧，把非常的精力混雜到一些孩子的玩意和徬徨裏面。
一八一四年記下悲多汶好運的極峯。在維也納會議，他被視爲像一顆歐州的
榮耀。他積極參加種種節會。王侯們頌揚他；而他傲慢地讓他們追慕他，如他向
荀鐵勒所自誇的。

他爲獨立戰爭節頌倒。一八一三年，他寫一篇「威靈頓的勝利」的交響樂，以及在一八一四年的開頭，寫一個戰爭的合唱曲：「德國的再生」(Germanias Wiedergeburt)。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當着一個王侯的觀衆，他指揮一個愛國的樂曲：「光榮的頃間」(Der Glorreiche Augenblick)，一八一五年，她又爲巴黎的陷落，譜了一闕合唱曲：「一切都完了」(Es ist vollbracht)。這些應時的作品比全部他其餘的作品更有遠於他的名。勃拉昔于斯·荷菲爾根據法人呂吐倫的一張描面製的彫像，以及法郎示·克拉姆在一八一二年在他的臉龐塑造的那個兇頑的面型，給我們維也納會議時代的悲多汶的生動的肖像。這張獅子的臉，顎骨狹窄，褶紋多怒而哀痛，它的主要特點是意志，——一個拿破崙型的意志。我們認出這個人，在伊哀拿一役之後，講及拿破崙說：「怎樣的不幸我不像認識音樂那樣認識戰爭！我許打敗他！」——但是他的王國不是屬於這個世界。「我的王國在空中，」如他寫信給布郎斯威克的佛蘭梭所說的。(mein Reich ist in der Luft,

在這個光榮的時辰之後繼以那最憂愁最窮苦的時期。

維也納也繼續從沒有得到悲多汶的同情。一個自負和不羈的天才，如他的天才，不能自娛於這個矯飾的城市，流於意外而庸俗，華格納會多麼嚴峻說出他的輕蔑的。他沒有欠掉任何離開維也納的機會；一八零八年左右，他認真思想過離開意大利，到惠斯伐里國王翟羅姆·龐拿柏特的宮庭。但維也納却是富於音樂的賞識的；而且我們得說這句公道話，那裏時常有一些高尚的音樂愛好者，感覺到悲多汶的偉大和使他們的祖國避免失去悲多汶的羞耻。一八零九年，三個維也納最富有的貴人：洛道爾甫親王，羅卜高維支王子，和勤斯基王子，答應每年給他四千佛洛蘭的恤金，在他留在奧大利的唯一條件之下：『如事實所昭示，』他們說，『人不能完全效忠於藝術，除非他免去一切物質的罣慮，唯有那時他才可以產生這些作為藝術的光榮的崇高的藝術作品，署名者決心使路特微喜·凡·悲多汶免於飢寒，如是除去那些可以阻擋他的天才的鵬舉的可憐的障礙物。』

不幸結果未符初願。這份恤金總是非常不準確的付給；不久它竟完全沒有付

給而且在一八一四年的會議之後維也納改變了性格。社會因政治而疏於藝術，音樂的品味被意大利風弄壞了，而完全傾倒於洛雪尼的時尚，把悲多汶視爲迂腐。

悲多汶的朋友和保護者是散或喪亡：勤斯基王子于一八一二年，里慈奴斯基于一八一四年，羅下高維支于一八一六年。拉頰謀斯基，他爲他譜成那些可擊節的四重奏（作品五十九）的，在一八一五年二月開了他最後的音樂會。一八一五年，悲多汶與斯提芬·封·布累甯破裂，布氏是他童年的朋友，愛麗奧奴的哥哥。他此後是一個人了：『我沒有朋友，我一個人在上，』一八一六年他在他的筆記裏面寫道。

耳聾是成爲完全的了。自從一八一五年秋天，他和其餘的人們祇憑寫字發生關係。最老的談話手冊是一八一六年的。我們認識荀鐵勒關於一八二二年「非台里奧」的演奏的慘痛的記錄：『悲多汶要指揮初奏：從第一幕的二重奏起，顯然他絲毫聽不到台上演什麼。他大大地延緩那動作；而一面樂隊跟隨着他的棒子，那些歌者却單獨忙着唱下去。因此發生一種普遍的混亂。那個平常的樂隊指揮，

奄爾夫，建議休息一會兒，却沒有說出理由；而，和那些歌者交換了幾句話之後，重又開始。同樣的無秩序從新發生。他們得再停一會。無法在悲多汶的指揮之下繼續下去是明顯的；但是怎樣使他明白這件事呢？誰都沒有忍心對他說：『慢下去吧！可憐的不幸的人，你指揮不來的。』悲多汶，不安、騷動，轉到左面又轉到右面，設法在不同的面容的表情裡面辨認，以及明白障礙來自那裏：四方八面，靜默。一下子，他以一種急迫的方式喚我。當我靠近他的時候，他把他的手冊遞給我以及向我示意寫字。我寫下這幾個字：『我懇求你不要繼續下去；我到家裏對你解釋為甚麼。』一縱身，他跳下樂隊後面的坐位去，向我嚷着：『快出去！』他一口氣走到他的家裏；他進內以及讓自己僵直的倒在一張沙發發裏面，用兩隻手掩着面部；他這樣直到晚餐的時刻。席上，無法使他說一句話；他保留着最深刻的頹唐和痛苦的表情。餐後，當我要撤下他的時候，他留住我，向我表示不想一個人待着。我們分手的時候，他請我伴他到他的醫生那裏去，那位醫生對於耳部的疾病是極有名氣的；在我和悲多汶的關係全部其餘的日子裏，我沒有

找到一天可以和這十一月的致命的一天相比的：他受到很深的打擊，而且，直到他的死亡之日，他眼前放着這個可怖的場面。』

兩年後，一八二四年五月八日，指揮着那「附合唱隊的交響樂」（或管絃）說，像秩序表上面所寫的，「參與音樂會的指揮」，他絲毫聽不到向他歡呼的整個戲場的喧嘩；他無法猜到這片喧嘩，直至女歌者之一，執着他的手，使他掉轉到聽衆那邊去，以及突然看見那些聽衆起立，揮動他的帽子和鼓着手掌。——一個英國遊客，羅素，在一八二五年左右，看到他彈鋼琴，說當他要輕輕彈奏的時候，那些鍵子並不廻響，而在這片靜默裏面在他的臉上和他的癱瘓起來的指頭，窺察着那鼓灘着他的情緒是十分動人的。

被堵住在他自己身上，被拆離於其餘的人類，他祇在自然得到慰藉。『自然是他唯一的心腹，』布郎斯威克的黛麗茜說。自然是他的逃避所。差爾·奈特，他在一八一五年認識他，說他從沒有看見過人這麼完全愛好花草，流雲，自然：他似乎賴以爲生。——『地上沒有人像我一樣愛好田野的，』悲多汶寫道：『我愛

一棵樹甚於一個人……」——每天，在維也納，他在城牆四周踴躍。在鄉間從黎明到黑夜，他一個人散步，沒有帽子，在太陽，或雨底下。「全能的！——在林間我是快樂的，——在林間快樂的，——那裏每一棵樹藉你說話。——天，怎樣的富麗！——在這些樹林裏面，在丘陵之上——是寧靜，——為你服役的甯靜。」

他的精神的不安在那裏找到多少休息，他爲金錢的累慮所侵擾。他在一八一八年寫道：「我幾乎流於行乞了，而我不得不裝出沒有缺少生活所資的樣子。」在別方面：「奏鳴曲（作品一零六）是在一些急迫的環境裏面寫成的。爲得到麵包而工作是一件艱苦的事實。」斯波爾說他往往不能出門，爲了他的破洞的鞋子。他負他的出版家一筆重債，而他的作品沒有一點收入。「第二音彌撒曲」，發售預約，祇收到七個預約者（其中沒有一個音樂家）。他從那些可擊節的奏鳴曲僅僅得到三四十個杜嘉，而每一篇奏鳴曲費去他三個月的功夫。賈里青王子使他譜成他的四重奏，作品一二七，一三零，一三二，也許是他最深刻的作品而且

人負他的恤金，或爲了保留一個孩子（一八一五年在英法戰爭的他的兄弟愛爾的兒子）的保護權而作的無終止的訴訟裏面，耗盡他的精力。

他將他的心所洋溢的效忠的需要移到這個孩子身上去。他在那裏又爲自己留下殘酷的痛苦。彷彿一種特殊的恩惠顧及不斷的翻新和加重他的痛苦，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營養。——他首先要和那個不德的母親爭奪那個小差爾，那母親想從他搶去那小孩：

「噢，我的天，」他寫道，「我的城牆，我的防禦，我唯一的逃避之所！你看見我的靈魂的深處，並且你知道我所深感的痛苦，當我要使那些和我搶奪我的寶貝差爾的人受苦！請你聽我，我不知道怎樣名他的「存在」，請成全你的造物之最不幸者的熱烈的禱告！」

「噢，天！拯救我！你看見我爲全人類所拋棄，因爲不願意和不公平妥協！請成全我向你作的禱告，至少在將來，和我的差爾生活在一起！……噢，殘酷的天命！不，不，我的不幸永遠不會完結！」

然這這個多麼熱烈地被親愛的孩子，顯出不配他叔叔的信任。悲多汶和他的通訊是哀痛和反叛的，像密爾頓和他的兄弟的通訊，可是更爲天真和更爲動人。

「我還要看到一次最可厭的忘恩的酬報麼？好的，假如我們之間的關係要斷絕的話，就讓它斷絕吧！所有知道這件事情的公正的人會憎恨你；假如那結合我們的契約牽累你，看神的名！但願那依他的意志成就吧！我把你還給神意；我作了我所能的一切；我可以在最高裁判之前對質！」

「敗壞，如你的，努力終於作到單純而真實會不使你吃力；我的心因你對我的虛偽行爲過於受苦，而我是難於忘記的；神爲我作證，我祇夢想去你，和去這個憂愁的兄弟和去這個可厭惡的家庭千里之外；——我對你不能存有信任。」而他署名：「不幸地，你的父親——或較好些，不是你的父親。」

但那饒恕馬上來了：

「我親愛的兒子——別多說一句話，——走來我的懷裏，你不會聽到一句難堪

的語！我與同等的愛對待你，爲你的前途所做的，我們客客氣氣討論它吧！我發誓，沒有一聲責罵！責罵毫無用處。你從我祇有期待愛顧和最多情的援助。——來吧！來到你父親忠誠的心上吧。——悲多汝。——來吧，收到這封信之後，馬上來到家裏吧。（而在封套上面，用法文寫着）：『如果你不來的話，你一定害死我。』

『不要說謊，』他哀求道，『永遠作我最寵愛的兒子吧！怎樣可怕的不諧，假如你報我以虛偽，像人使我這樣相信的！……再會，那個沒有給你生命，可是他一定替你保存了這生命而且他對你的道德的發展，帶着一種更甚於父親的情愛，盡了一切愛顧的人，從心底裏祈求你，跟隨着善良和正義的唯一的真的路吧。——你的忠誠的善良的父親。』

這個并不缺乏聰明而且悲多汝想把他領導到大學的地位的侄子，對他的前程懷過種種的夢想之後，悲多汝祇好答應使他作一個商人。但是塞爾在賭場出入，他負着一些債。

由於一種悲戚的現象，比人羣中還常有的，他叔叔的道德上的偉大，沒有給

與他好處，却使他不安，惹他生氣，促他反叛。像他所說，在這句可怕的話裏面，那裏活生生現出這個可憐的靈魂：『我成爲更加乖戾的，因爲我的叔叔想我好些。』在一八二六年夏天裏面，他竟至在頸部開了一下手槍。他沒有因而死去；但這是悲多汶差一點點因而死了；他永遠沒有從這回可怕的情緒復元。差爾痊愈了：他一直活到末日好折磨他的叔父，他對於他叔父之死並不是完全陌生的，而在臨終的時候，他也不在他叔父旁邊。——「神永遠沒有放棄過我，」悲多汶給他的侄兒寫道，幾年前。『他日有人來闖我的眼睛。』這不會是那個他喊作『他的兒子』的。

這是從這個悲哀的深淵悲多汶企圖慶賀歡欣。

這是他一生的計劃。由一七九三年起，他想到這件事，在龐納。終他一生，他想歌唱歡欣，以及將歡欣做成他的偉大作品之一的頂點。終他一生，他猶豫着去找到那首歌的正確形式，以及他可以位置它的作品。即使在他的「第九交響樂」裏面，他依然絲毫沒有決定。直至最後的頃刻，他差一點點將「歡欣之歌」改放

到一閱第十第十一交響樂去。人應該注意到那「第九交響樂」不是題作，像人說
的；「附合唱曲的交響樂」，却題作「附一閱唱歡欣之歌的末節的合唱曲的交響
樂」。它可以，它差一點點有另一個結末。在一八二三年七月，悲多汶還想着給
它一個樂器的「尾聲」，他後來用於作品一三二的四重奏裏面。克錫尼和苟拉納
確定說就在草成之後（一八二四年五月），悲多汶還沒有放棄這個意思。

把合唱曲放到一篇交響樂裏面去，有一些大的技術上的困難，這些困難見於
悲多汶的札記和他的多少次嘗試使聲音以另一方式，以及在作品的另一個頂間插
進來。在「緩調」的第二曲調的草稿裏面，他寫過：「也許合唱曲宜於在這兒進來。」
但是他不能決心離去他的忠心的樂隊。「當我想到一個思想，」他說道，「我在
一種樂器聽到它，永遠不在聲音裏面。」因此他儘可能將使用聲音的頃刻延緩；
而他首先直至給那些樂器，不單那「尾聲」的吟誦調，可是甚而歡欣的主調。

可是還得更深進一層去解釋這些猶豫和這些延緩：那原因是更爲深刻的。這
個不幸的人，時常被憂慮所困擾的，時常切望着歌唱歡欣的美善；而年復一年，

他屢緩他的職務，不斷爲他的熱情的漩渦和爲他的憂鬱所侵擾。僅在最後的日子他才達到這項職務。可是帶着怎樣的偉大！

在歡欣的主題頭一次要出現的頃間，樂隊驕地歇住了；有一回突然的靜默：這樣給與歌的進場一個玄秘和神聖的性格。而這是真的：這主題實在是一個神。歡欣降自天上，被一陣超自然的寧靜包裹着：以它輕微的呼息它撫慰着苦痛；而它所作的最初的印象是這麼溫柔的，當它溜進那個新痊的心裏，一如這個悲多汶的朋友，「他想哭，看見他的溫柔的眼睛」。那主題跟着傳到聲音的當兒，它首先以低音出現，帶着一個認真和有些微受壓抑的性格。但逐漸那歡欣占住人物。這是一回征服，對痛苦的一場戰爭。現在這是進軍的韻律，在進行中的軍隊，高音的熱烈而喘息的歌，所有這些懷動的篇頁，人以爲在那裏聽到悲多汶本人的呼息，他的呼吸和他的靈感的呼聲的韻律，當他跨過田野，構想他的作品，被一陣瘋魔的熱狂所挾走。像在狂風暴雨中的老李亞王。戰爭的歡欣之聲繼以宗教的出神；次之是一回神聖的狂宴，一陣愛的發狂。整整一個抖顫的人類張臂朝天，吐

這強有力的呼聲，朝歡欣撲過去，和將它拍在心上。

巨人的作品克服公共的庸俗。維也納的輕狂頃刻間爲它所震撼；維也納是整個傾倒於洛雪尼，以及傾倒於意大利歌劇的。悲多汶，被屈辱和感到憂愁，正要安頓在倫敦，並且有意在那裏演奏『第九交響樂』。又一回，像在一八零九年，幾個高尚的朋友向他遞上一個請願書，使他不離開祖國。『我們知道，』他們說，『你寫了一篇聖樂的新作，你在那裏表達了「你的深遠的信仰」給你的感覺。滲透你偉大的靈魂的超自然的光明燭明它。我們在別方面知道你那些偉大交響樂的花冠增加了一朵不朽的鮮花；你的缺席，在最後這幾年間，使所有那些關懷你的人憂悶。人人懷着悲愁想着那個天才的人，在存着間位置得這麼高的，竟寂靜無聲，同時一種外國音樂想移殖到我們的土地上面，使人把德國藝術的作品置之腦後；從你一個人國家等着一種新的生命，新的勳業，和真與美的一次新的風尚，不管今日的時尚；請予我們不久看到我們的欲望滿足的希望；而且但願來着的春天，繁重的開花，幸賴你的稟賦，爲我們和爲世界。』這種豪爽的請求指出悲多汶對於

德國的優秀份子，不單具有藝術上的、且是道德上的威力。他的崇拜者要頌贊他的天才，最初想到的字不是科學的字眼，也不是藝術的字眼；却是信仰的字眼。

悲多汶深深爲這些話所感動。他待下去。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第二音彌撒曲」和「第九交響樂」的初奏在維也納舉行。那成功是顯赫的，而且甚至蒙了一種幾乎煽亂的性格。悲多汶出現的時候，他爲五回鼓掌的采聲所歡呼；規矩，在這個講儀節的國家裏面，是對於皇室的進來祇給三聲采聲。警察迫得制止這些表示。那交響樂掀起一陣瘋狂的興奮。許多人在流淚。悲多汶在在音樂會之後因情緒而暈倒；人把他擡到苟鐵勒家裡；他待在那裏噓睡了，全身穿着衣服、不飲不食、整整一夜和次日早上。那勝利是暫時的，而且那勝利的實際結果對於悲多汶是完全沒有用的。那音樂會毫無收入。他的生活的物質上的窘迫沒有改變。他依然貧窮、害病、孤獨——可是勝利者——對於人們庸俗的勝利者，對於他本人的命運的勝利者，對於他的痛苦的勝利者。

「犧牲，永遠把生活的幼稚犧牲給藝術吧！神高於一切！」(O Gott über alles)

因此他抓住了他一生的對象。他抓住了歡欣。——他能夠待在這個靈魂的巔，雄視着那些暴風雨麼？——不用說，好些日子他祇能重新陷到昔日的憂慮裏面。不用說，他最後的四重奏是充滿奇異的暗影的。可是似乎那「第九交響樂」的勝利在他身上留下了它的光榮的印記。但對於未來所有的計劃：「第十交響樂」，「屬於巴哈的名之序曲」，為格里巴爾撒的「梅留仙」，為哥爾納的「奧德賽」和歌德的「浮士德」而作的音樂，關於「沙子和大衛」的聖樂，指出他的精神被牽引到德國偉大的古音樂家：巴哈與漢德爾的強有力的靜穆去，——而更有甚的，到那南方的光明，到法國的南部，或者到他夢想踏遍的這個意大利去。

斯皮勒醫生，在一八二六年見到他，說他的容顏成為快樂而愉快。同年，當格里巴爾撒最後對他講話，使那個被壓迫的詩人重新得到魄力的却是悲多汶：「啊！」格里巴爾撒說，「假如我有你的力量和你的堅定的千份之一的話！」——時代是艱苦的：君主的反動壓迫那些思想家。「檢查殺了我，」格里巴爾撒呻吟道。「我們得跑到北美洲去，假如我們要自由說話，自由思想。」但是任何權力都

不能鉗制悲多汶的思想。「說話彼束縛住了；但聲音幸而還是自由的，」詩人顧大納寫信給他說。悲多汶是那偉大的自由的聲音，也許是德國思想當日唯一的。他感覺到這一點。往往他講及他所負的行動的責任，藉他的藝術，「爲那可憐的人類」，爲「那末來的人類」(Der künftigen Menschheit)，給他們一點好處，使他們恢復勇氣，搖撼他們的瞌睡，鞭撻他們的懈怠。「我們的時代，」他寫給他的侄子道，「需要強健的精神去鞭撻這些可憐的貧賤的人的靈魂。」穆勒博士說，在一八二七年，「悲多汶時常隨便說出關於政府，關於警政，關於貴族，的意見，那怕在公共場所。警吏知道這件事，但是他們寬容他的批評和他的諷刺，視爲一些無害的夢想；而他們放過那個他的天才有一道非常的光輝的人。」

如是什麼都不能夠屈折這種不可制馭的力量。它似乎把痛苦當做一種遊戲。在最後這幾年間寫成的音樂，縱有它在那裏寫成的痛苦的環境，却往往有一個嶄新的諷刺，英雄和愉快的輕蔑的性格。他死前的四個月，他完成的最後的篇章，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四重奏」，作品一三零，的新的尾聲，是很愉快的。當

與，這種快樂不是衆人的快樂。時而這是摩塞爾好所說的辛酸和癡癡的大笑；時而是那動人的微笑，用如許克服了的痛苦造成的。不相干，他是勝利者。他不想活。

死可來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之末，他患了一種腦膜炎感冒；他在維也納病倒了，在一次爲保證他侄子的前程在冬天作 旅行的歸來。他的朋友在遠方。他命他的侄子替他找一個醫生。那可憐的人把差事忘了，在兩日後才想起它。醫生到的太晚並且調治悲多汝不當。三個月間他的碩健的體格與病痛掙扎。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立他的最親愛的侄子，爲全權繼承人。他想念他在萊茵河的親愛的朋友，他還給威格勒寫信道：『我多麼想和你講話！但是我太衰弱。我祇能夠在我心裏摟抱你，你和你的洛聊。』沒有幾個英國朋友的慷慨，窮窘許使他最後的頃刻愁慘。他成爲很溫柔和很忍耐。在他臨終的牀上，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在三次手術之後，等着第四次，他清醒地寫道：『我忍耐而且我想道：一切痛苦都帶來多少好處。』

那好戲是解放，「喜劇的結末」，如他臨終時所說的——且說：他的生活的悲劇的結末。

他在一場雷爾交作——一回下雪的暴風雨——中死去，在一下雷聲的震響裏面。一隻隨手的手給他闔上眼睛（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悲多汶！夠多別的人頌揚他的藝術上的偉大。但是他遠比音樂家的第一人爲多。他是現代藝術邊英勇的力量。他是受苦與掙扎的人最偉大最親切的朋友。當我們被世界的窘苦弄得愁黯，他在那個走到我們身邊的人，像他走來坐在一個喪子的母親的鋼琴之前，並且沒有一句話撫慰那個哭着的婦人，以他忍讓的怨訴的歌聲。而當那對於缺點和德行的平庸徒然作的永遠的鬥爭使我們疲累了，浸浴在這個意志與信心的海洋裏而是一種不可言說的好處。從他那裏生出種種勇武的傳染，一片鬥爭的幸福，一個在自己身上感到一個神的意識之沉醉。在彷彿他時時刻刻和自然的調協裏，他終於同化了自然的深邃的精力。格里巴爾撒，他

懷着一類的惶恐傾佩悲多汶，說他：『他推到那可怕的一步，藝術在那裏和荒野和變幻不定的原素融在一起。』蕭曼對於「第一音短調交響樂」也同樣寫道：『不管我們怎麼時常聽到它，它以一種沒有變化的威力加於我們，像這些自然的現象，它們不管如何時常發生，總是使我們充滿惶恐與驚異。』而荀鐵勃、他的心腹：『他抓住了自然的精神。』——那是真的；悲多汶是一種自然的力量；而這是一具有一種荷馬式的偉大的景色，這回一種原始的威力對抗其餘的自然搏鬥。

他的一生有類一天雷雨交作的日子。——開始一個明澈的清晨。僅有幾陣疲乏的風息。但已經，在不動的空氣裏面，一種隱秘的威脅，一下沉重的預感。突然，龐大的黑影飄過，悲慘的吼鳴，嗚嗚作響和可怕的沉默，「英雄交響樂」和「第一音短調交響樂」的狂風的掃蕩。可是白日的純潔還沒有受到打擊。歡欣猶是歡欣；憂愁始終保存着一種希望。但是，在一八一〇年後，靈魂的均衡破壞了。光明成爲奇異的。最明白的思想，祇見像一些蒸氣升起；它們消失了；它們重新形成；它們以惆悵和變幻無常的困惑使心田晦暗了；往往音樂的概念似乎完全不見

了，淹沒了，在一兩回從濃霧露出之後；它在樂篇的結束，才乘着一陣颶風再走出來。快樂本身也蒙了一個辛酸和野蠻的性格。一種熱病，一種毒物混到所有感覺裏面去。暴風雨積聚了，當夜逐漸下降。而現在是「第九交響樂」的開始之電光四射，一片黑夜，風雨交作的沉重的雲叢。——一下子，在狂風的極點，黑暗撕裂了，夜從天空驅走。而白日的清明被一下意志的行爲返本歸真了。

怎樣的征服及得上這回征服，那一場龐拿柏特的戰爭，那一回奧斯特里示的光耀及得這種超人的努力，這回精神所獲得最顯赫的勝利的光榮；一個不幸的人，窮苦、殘廢、孤獨、痛苦的化身，世人拒絕給他歡欣，卻已創造歡欣，好給與世人。他用他的窮苦鑄成它，像他用一句自負的話說的，那句話概括他的一生，而且它是一切英雄的靈魂的格言：

『痛苦中的歡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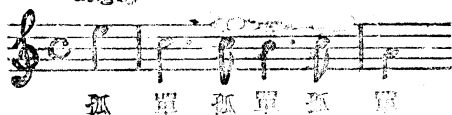
(Durch Leiden Freude :)

(給艾地地伯爵夫人，一八一五年，十月十日。)

文

獻

Adagio



給里慈奴斯基，

1814年，9月，21日。

夏夷里根斯達的遺囑

給我的兄弟卡爾和（友軍）。悲多汝

人啊，你們把我看作，或將我當爲憤恨、瘋狂、或恨世、你們對我是多麼不公平啊！你們不曉得對於你們顯出這樣的那個人的秘密理由！自從童年，我的心和我的精神便傾向於善良的溫柔感覺。即使去完成偉大的行動，我是時常準備好的。可是你們祇要想想，從十歲起，我的可怕的境況是怎麼樣的，更爲沒有判斷力的醫生所加重，年復一年被耽誤，希望一次改善，終於被迫接受一種「持久的疾病」的前途——這疾病的痊癒也許要有許多年的時間，假如它不是完全不可治的話。生而具有一種熱烈活躍的賦性，甚至可以接近社會的消遣，我得從早年起便使自己與人們隔離，度一種孤獨的生活。假如我有時想克服這一切，噢！我怎

麼慘酷的抵觸到我的殘疾的更新的掙痛的經驗！然而，我不能夠對人而說：「請高聲說話，嚷着吧，因為我是聾子！」啊！去揭示一個感官的弱點在我怎麼是可能的呢，這感官在我這裏比在別人那裏應該更爲完善，這是我所最完備地賦有的，像我的同業一寫很少這麼完善地賦有的一個感官！——噢！那樣，我不能夠！——請寬恕我吧，如果你看見我離羣獨處，當我想混到你們的羣裏的時候。我的不幸在我是二重難堪的，因為我爲它而被人漠視。它禁止我在人們的社會中找到一回舒散，在細緻的談話中，在互相的傾吐中。單獨，完全單獨。我不能夠輕身走進人間，除非在一種不可抗的需要要求它的程度。我得像一個被放逐的人般生活。假如我走近一個社會，我感到一陣摧心的憂煩，唯恐被人注意到我的境況。

由是而有我剛剛在鄉間度過的這六個月。我的博學的醫生勸我儘可能顧惜我的聽覺；他投合我本人的意向。然而，多少回重陷到我那對於社會的傾向，我讓人將我拖到那裏去。但是怎樣的屈辱，當那裏有一個人靠近我，他遠遠聽到一支笛子，而「我什麼也沒有聽到」，或者「他聽到牧人唱歌」，而我始終什麼都聽

不到！這種一類的經驗把我投到非常靠近絕望去：而差一點點我自己了我的殘生。「這是藝術」，單獨它，把我牽住了。啊！在完成我感覺在身上懷着的一切之前我似是無法離開這個世界的。因此我延長這個窮苦的——當真窮苦的——生命，一個多麼易於刺激的身體，最輕微的變換足以把我從最優美的境况投到那最壞的！——忍耐！——人這樣說；我現在要選作嚮導的就是它。我有它。——持久的，我這麼希望，應該是我的抵抗的決心，直至那些無情的命運女神高興截斷我的生命的柔絲的時候。或許那會好些，或許不：我準備好了。——二十八歲，已經，被迫去作哲學家，這不是容易的；對於藝術家比較對一切別的人尤為難堪。

神，你從上蒼洞察我的心的底蘊，你認識我的心，你知道對人類的愛和做好事的期望住在我的心裏！人們啊，假如有一天你讀這些話，請想念你們曾對我不公平；而且讓那不幸的人安慰自己，找到一個像他的不幸的人，那人，縱有自然的種種障礙，却作了在他權力以內的一切，好得肆身於藝術家與人類的優秀份子之列。

你們，我的兄弟卡爾和（友罕），我一死後，而且假如斯密特教授還健在的話，以我的名求他講述我的疾病，而且將這封信附到我的疾病的敘述上面去，好得在我死後，至少儘可能，使世界與我和好。——同時，我承認你們兩個是我的小小家當的繼承人——假如人可以這樣叫的話。把它忠實地均分吧，彼此同心協力吧。你們對我作過的惡，你們知道，我自從許久便寬恕了它。你，卡爾弟，我特別對你在最近的日子對我所存的忠誠表示謝意。我的期望是你有一種較幸福的生活，比我的生活略為減少憂慮。以德行訓誨你的孩子：祇有它可以使人快樂，不是金錢。我本着經驗說話。在我的窘苦中支持我自己的就是它；賴它，一如賴我的藝術，我才沒有以自殺了我一生。——再會吧，而且彼此相愛！——我感謝所有我的友人，特別是里慈奴斯基王子和斯密特教授。——我盼望里王子的樂器可以保存在你們之一的家裏。但是你們不要為這事起爭執。假如它們於你有更好的用處，馬上賣掉它們吧。我是如何快樂，假如我在墳墓裏面還能夠幫忙你們的話！

假如事情如此，我欣然飛就死亡。——假如死亡在我有機會發展我所有的藝術

的才能（縱有我的坎坷的命運）之前來了，它在我還是來得太速，我會盼望延遲它。——但即使如此我是滿意的。它不是把我從一種沒有終止的痛苦之境況中解脫嗎？——隨你喜歡什麼時候來吧，我勇敢的迎上你。——再會吧，在我死後不要完全忘卻我；我值得你們懷念我；因為我時常懷念你們，在生前，使你們快樂。願你們快樂吧！

路特微喜·封·悲多汶。

夏夷里根斯達，一八〇二年，十月，六日。

給我的兄弟卡爾和（友卒）。在我死後閱讀和執行。

夏夷里根斯達，一八零二年，十月，十日。——因此，我向你告辭，——不用說，一腔傷心。——對的，那親蜜的希望——我帶到這裏的，痊癒的希望，至少到某一個程度，——那希望完全拋下了我。如秋天的葉之落而且乾了，如是，——如是那

香我也乾枯了。差不多像它來時，——我去。——甚至那最高的勇氣——它在夏天——佳日往往支持我的——它也消逝了。——神啊——給我出現一次一個純粹的「喜悅」的日子吧！——那真的歡悅的沉雄的迴響，多麼長久於我是陌生的！——噢！什麼時候！——噢！什麼時候，噢神意！我可以在自然和人們的殿宇裏面再感覺到它呢？——永遠不會！——不！——噢！那許是過於慘酷了！

書

簡

空白页

給阿曼達牧師，在古爾朗

親愛的、善良的阿曼達，我衷心相愛的朋友，懷着一種深刻的情緒，懷着一種痛苦與喜悅的交流，我接到了而且讀了你最後的信。我拿什麼可以比較你對於我的忠誠，你對於我的依戀！噢！那是十分舒服的，你於我始終仍是這麼友好。對的，我曾將你的忠心予以試鍊，我知道分別你與所有別的人，你不是一個雜也納的朋友，不，你是我的故鄉的土地慣於孕育的那些人之一！我如何往往期望你在我身邊！因為你的悲多汶是深深不幸的。要知道我那最優美的部份，我的聽覺，大為減弱了。已經，在你在我身邊的時代，我感覺着這毛病的徵象，我掩飾着它；是後，那愈來愈不如了。那能不能有一天痊癒呢，要等待（去知道）；那應

該來自我的腹部的病痛。我的腹部的病痛，我差不多完全復元了；可是聽覺，她會痊癒麼？自然，我這樣希望着；但是非常難！因爲這麼一類的疾病是最不可治的。我應該怎樣愁黯的生活，避去對於我珍貴的一切，而那樣在這麼窮苦、這般自私的人們中間……在衆人之中，我可以說儘管甘苦的朋友在我是里慈奴斯基。自從去年，他給過我六百佛洛蘭；那件事和我的作品的暢銷使我可以不用罣慮去賺麪包生活。我現在所寫的一切，我可以馬上出賣五次，而且得到好的報酬。——我寫了不少的東西，最近這些日子；而且我既然知道你在：那裏定下一批鋼琴，我要在這些鋼琴之一的包裝裡面給你寄幾種作品，使你少花點錢。

現在，作爲我的慰藉，一個人到了這裏，我可以和他享受談話和無計較的友誼的快感：這是一個我的童年的朋友。我時常對他講及你。而且我對他說，自從我離開故鄉，你是我的心所選拔的人之一。——他也不喜歡：他對於友誼是而且永遠是過於柔弱，我視他，他和……像一些純粹的工具，我高興的時候，便玩弄它們；但是他們永遠不能作我的活動的高尙見證，他們不能夠真的參預我的生命；

我僅以他們給我效的勞力估量他們。噢！我許是如何快樂，假如我有我的聽覺的全部用途！那時我會跑到你那裏去。但是我要遠離一切待着；我最美好的年華遺去，我可沒有完成我的才能與我的力量使我做的一切。——悽慘的忍讓，我要逃避到那裏去！不用說，我有意思使自己超出所有這些災苦；但那在我怎麼可能呢？對的，阿曼達，假如在六個月內我的病沒有好，我要求你拋下一切，你來到我的身邊；那時我旅行（我的技藝和我的作品依然很少爲我的殘疾所苦；它是在人羣裡面才最易感到的）；你將是我的伴侶；我深信我不會缺少幸福；我現在和什麼事情不可較量呢？自你去後，我什麼都寫，甚至寫歌劇和教堂的音樂。對的，你不會拒絕；你會幫助你的朋友負荷他的疾痛，他的羞愧。我也十分改善了我的鋼琴家的技藝，而我希望這次旅行也可以使你高興。以後，你終古待在我的身邊。——我的確收到了你所有的信；我回答你縱這麼少，你却時常在我目前，而我的心懷着同樣的柔情爲你而跳躍。——我對你說過的關於我的聽覺的話，我請你把它像一種大秘密保存着，而且不要告訴任何人，不管他是誰。——常常寫信給我。

你的信，即使它們是多麼短的，却安慰我而且給我好處。我不久又等你另外一封信，我非常親愛的。——我沒有給你寄出你的四重奏，因為我把它完全修改過了，自從我懂得規矩矩寫四重奏；你可以見到的，當你收到它們的時候。——現在，再會，親愛的好人！假如你以為我可以替你作什麼使你高興的事情，自然你應該對你的忠實的路特微喜·封·悲多汶說出來的，他真心的愛你。

給佛蘭示·蓋爾哈特·威格勒醫生

維也納，六月二十九日（一八零一年）。

善良親愛的威格勒，我多麼感謝你的懷念！我多麼少值得，多麼少尋求去值得它；然而你是多好，你不讓什麼事情使你灰心，甚至不讓我的無可恕的疏忽使你灰心；你始終是那忠實、善良、正直的朋友。——說我可以忘却你，忘却你們，

我以為我多麼擁有多麼珍貴的你們衆人，不，你不要相信！有些頃間我懷念你們，我想在你們身邊過一些日子。——我的故鄉，我在那裏那塊肥沃的土地，在草叢前和我離開它的當兒一樣明白和清切。那將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分之一，我可以再會到你們和向你們的父親送別致敬。——那在什麼時候實現，我還不能夠確切對你說。——至少，我想對你說你會再找到我就供大些；我不會那裏待家，我會說那個「人」，他使你覺得好些，較完成些；而假如合適在我們故鄉沒有歸爲改善的話。我的藝術應該買於貧人的際遇去改善。

你想知道一點我的情況：好的，那並不太壞。自從去年，里慈奴斯基，他（你總覺得那件事情多麼不可置信，即使當我對你說這件事的時候）始終是而且依然是我的最熱心的朋友——（在我們之間確有過小的誤會；但是它們穩固了我們的友誼），——里慈奴斯基撥給我六百佛羅蘭的贈養費，在沒有找到適合我的位置之前，我可以隨時動用這筆款項。我的作品給我很多收入，而且我可以說我無法應付別人的需求。每一件作品，我有六個，七個出版人，而且還要多些，如果

我願意費點力的話。他們再不和我爭論：我定一個價格，他們便付給這價格。你看這是多麼漂亮。比仿說，我看見一個朋友在窘乏中，而我的囊中不允許我去幫他的忙，我祇要走到我的寫字桌；在轉瞬間，我解救了他的困難。——我也比從前較爲節儉……

不幸一個禁忌的惡魔，我那不良的健康，突然中梗了我的事情。三年來，我的聽覺始終變成較爲衰弱。那大約由於我的腹部的疾病而致的，你也曉得我往日便患着這種病痛，但是它益發差了；因爲我連續害着痢症，而且，跟着，害一種非常的衰弱。法蘭克想拿補藥使我強健，並且用杏仁油醫我的聽覺。那可沒有一點用處；我的聽覺始終愈來愈差，而我的腹部是在同樣的狀態。那件事情這樣持續到去年秋天，那時期我時常陷於絕望。一個傻瓜的醫生勸我洗冷水澡；別一個醫生，較精明些，勸我洗多瑙河的溫水澡：那給我很大的效果；我的腹部好些了，但我的聽覺依然一個樣子，或者變成更加不如。這冬天，我的境况真的可憐得很；我有可怕的腸胃病，我完全陷於往日的狀態。我這樣一直到上個月，那時

我去看魏冷；因為我以為我的病非寧要一個外科醫生，而且，我始終相信他。他終於差不多完全截斷這種厲害的痢症；他要我洗多瑙河的溫水澡，他在河水裏面倒一瓶健身藥水；他沒有給我任何藥品，除了，自從四天左右，給我一些藥片醫治腹部和一類的茶醫治耳朵。我覺得好些和強健些；祇有我的兩個耳朵日夜作響和鼓噪（sausnen und brausen）。我可以說我過一種可憐的生活，差不多兩年以來，我避開一切會集，因為我不能夠對人們說；『我是聾的。』假如我有別一種職業的話，那還是可能的；但在我的職業，這是一種可怕的境況。我的仇人會說什麼呢，他們的數目不是小的！

使你摹想一下這種奇異的重聽，我要對你說在劇場裡面我要坐得距離樂隊很近，好聽懂那些演員。我聽不到樂器和嗓子的提高的音響，假如我坐得稍遠的話。在談話裏，很奇怪有些人竟從未注意到這件事情。正因我很大意，他們把一切都算在它的賬上。當人細聲說話，我僅僅聽到；對的，我確聽到那些音響，可是聽不到說話；而在別方面，當人叫嚷的時候，那在我是受不了的。跟着會發生什麼

事情呢，天知道。魏冷說那一定會改善的，假如那不能完全治好的話。——常常，我咒詛我的生活和那造物者。普魯塔克把我領到忍讓。我要，假如那是可能的話，我要向我的命運挑戰；但是在我的生命的有些時候我是神的最可憐的生物。——我低求你不要對任何人說及我的境況，甚至不要對洛卿說；我作爲一種秘密對你說及這件事情。我會高興你會寫信給魏冷講及這件事情。假如我的境況要繼續下去，明年春天，我會來到你的身邊；你給我，在一個美麗的寓所，租賃一所細間的房子，我要在六個月內過一種無下人的生活。也許那給我一點好處。忍讓，怎樣憂愁的逃避之所！然而，這是給我留下的唯一逃避之所！——請你不要想我在你所有的煩惱中間還給你帶來這種友誼的罣慮。

斯提芬·布累寧現在在這裏，我們差不多每天都在一道。喚起過去的感觸那和我多少好處！他真的成爲一個善良和優秀的青年，他懂得一點東西，他的心（像我們衆人都差不多這樣的）安放在正當的位置！

我還想給那善良的洛卿寫信。我永遠沒有忘記過你們之一個，親愛的好人，

即使我沒有給你任何生存的信號；但是寫信，你知道的，可從來不是我的長處；我最好的朋友好些年沒有得到我的一封信。我的生活在我的音符裏面；一個作品僅僅完工，別一個作品却已經開始。像我現在工作的方式，我往往同時做三四件事。——給我多寫點信吧；我要設法找到時間回答你。替我向衆人致敬！——再會，好的、忠心的威格勒！請你相信你的悲苦激的情愛與友誼吧。

給威格勒

維也納，一八零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我的好威格勒！謝謝你新的關懷的表示，尤其我多麼不值得這表示。——你知道我的近況怎麼樣，我需要什麼東西。講論這件事情在我縱使多麼不愉快，我可願意和你講及它。

幾個月來魏冷時常在我的兩條手臂上面敷上一些發泡藥；這種治療於我是非常不舒服的；且別說痛楚，我經常有一兩天失去我的手臂的用途；我應該承認喧吵和噙噙之聲比往日較為弱些，尤其是在左耳；但是我的聽覺直至今日一定毫無改善；我不敢確定它是否成為壞些。——我的腹部較好些；尤其是當我在幾日之間洗溫水浴，我自覺相當舒服，八天或十天。時不時，我用一點療胃的補品，我也開始，依照你的勸告，在肚上敷上一些藥草。——魏冷不願意人講及淋浴。而且，我也不十分滿意他。他當真對於這麼一類的疾病太少照顧和注意；如果我不到他那裏去的話——而那在我是很困難的，——我便永遠看不到他。——你想想斯密特怎麼樣呢？我不樂意變換；但我覺得魏冷過於專心療病，沒有多少功夫在讀物裏面更新他的思想。——斯密特在這一點似乎是另一種人，而且也許沒有那樣疏忽。——他們盛稱電療；你覺得怎麼樣呢？一個醫生對我說他看見一個聾啞的孩子恢復他的聽覺，又有一個大人，自從七歲聾了，也一樣痊癒了。——我恰巧聽說斯密特在這上面有許多經驗。

我重新開始新的生活；我較常混到人們中間。你僅僅會相信兩年來我過着怎樣的孤獨和愁黯的生活。我的殘疾到處站在我的面前，像一個鬼魂，我便逃避人們。我該像一個厭世者，而我可多麼不近厭世者！——這種變換，一個親愛的、標緻的女子完成了它；她愛我，我也愛她：你看又有幾個幸福的頃間了，自從兩年來；而這是頭一次我感覺結婚可以予人幸福。不幸，她不是我的環境的：——現在，——當真說，我還不能夠結婚：我還要再敢的動彈一下。若不是我的聽覺，我會自從許久便走遍半個世界；而那件事情，我却應該去作。——在我沒有更大的快感，過於運用我的藝術，和指示我的藝術。——別相信我在你們那裏會快樂。誰還可以使我快樂呢？即使你的慰勉於我也是一種負擔；我每一頃刻在你的臉上看出同情，而我覺得自己還要可憐些。——我故鄉這些美麗的土地，把我吸引到它們那裏的是什麼？單祇對於一個較好位置的希望；而沒有這殘疾我會達到它！噢！假如我不受這殘疾所牽累的話，我很願意樓抱世人！我的青春，對的，我這麼感到，才在開始；我不是時常害病麼？我的體力比什麼時候都發達，自從最近以

來，和我的智力一起。每天，我愈接近我隱約見到的目標，可不能夠指明它。祇有在這麼一類的思想你的悲多汝才可以生活。毫無休憩！——我除了睡眠不知有別的休息；而我是不幸的，要給睡眠比往日更多的時間。但願我祇要一半掙脫我的殘疾，那時，——像一個更能克己、更成熟的人，我來到你們那裏，我帶着你們友誼的舊夢。

你們應該看見我像我在地上所能做到的一樣快樂，——而不是不幸。——不，那樣我受不了它！我要握着命運的嘴。它一定不能夠使我完全折腰。——噢！活那生活一千回是多麼美好！——為一種安靜的生活，不，我感覺到，我不是為它而生的。

……千種好的東西給浴聊！——你確有一點點愛我，不是麼？請相信我的情愛和我的友誼。你的

悲多汝。

威格勒和愛麗奧奴·封·布累寧給瑟多汶的信

親愛的老方路易，

哥卜蘭示，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我不能够讓黑身的十個孩子之一往維也納，沒有使你想起我。假如，我離開了維也納二十八年來，你沒有每兩個月接到一封我的信，你可以責難我給你寄出的最初的長信之於你的沉默。那不是好的，尤其是現在；因為我們這些老年人，我們多麼樂意生活在過去裏面，而我們超乎一切喜歡見到我們青年的印象。至少現在，我和我的認識和密切的友誼，託賴神保祐的你的好母親，為我的生命的一個光明的焦點，我高聲朝這個焦點掉轉過去；我抬起眼睛向你，像同一個英雄，

而我是自負的因爲我可以說：『我對於他的發展不是沒有影響的；他對我傾吐他的期望和夢想；而後來，他是多麼時常被入誤解，我很知道他想什麼。』神該讚美我可以和我的妻，現在又和我的孩子們講及你！我的岳母的房子比你自己的房子更是你的房子，尤其是在你的高貴的母親死後。單祇對我們再說一次：『是的，我想念你們，在喜悅裏，在悲哀裡。』人，即使當他升得像你一樣高，在他的生活裏而祇有一回是快樂的；這是當他年青的時候。在克律治堡，在哥特士堡，在貝比屈哀，等處，你的思想應該好些回歡樂的依附到龐納的石頭上面去。

我現在要對你講及我，講及我們，好給你一個榜樣，使你應該怎樣回答我。

我從維也納回來之後，在一七九六年，我的情形相當壞；幾年間，我祇好值恃我的醫生的診金爲活；而這樣在這個窮苦的地方持續了幾年頭，在我得到生活的必需之前。然後我成爲有薪津的教授，我在一八零二年結了婚。次年，我有一個女孩，她還存在而且她是完全作育成功了的。她除了有一種非常正直的判斷

力，還有她父親的明達，而她善於彈奏悲多汶的奏鳴曲。她對這事沒有功績：這是一種天稟。在一八零七年，我有一個男孩，他現在在柏林念醫科。在四年內，我把他送到維也納：你會照料他麼？……我在八月間慶祝我的六十壽辰，席間有六十個朋友和熟人，他們中間有城裏的第一流人物。一八零七年以來，我居住這裏，我現在有一間美麗的房子和一個好的位置。我的上司滿意我，而國王給我榮譽和勳章。羅拉和我我們相當好。——現在，我使你完全認識我的情況。輪到你：你永遠不願意使你的眼睛離開那聖·艾提恩塔麼？旅行於你沒有魅力麼？你永遠不想再見萊茵河麼？——從羅拉太太方面種種友好的東西，一如從我方面。

你的很老的朋友

威格勒。

哥卜蘭示，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親愛的慈多汶，自從多麼久沒愛的！這是我的想望，要威格勒重新寫信給你。！現在這想望完成了，我以為應該再添上兩句話，！不但使你更想念及我，可必要再發出那懇切的請求，問你是否再不想重見萊茵河和你的故鄉！以及給威格勒和我最大的喜悅。我們的願望囑咐你：麼多快樂的時辰；！她麼高慶樂到談及你；！她知道我們在龐納的快樂的童年所有小小的韻事，！感情破裂和重修舊好；她多麼快活看見你！！那小女孩可沒有音樂的才能；但是她多麼努力，多麼用功和耐心，她可以彈奏你的奏鳴曲，變章，等等；而正因音樂是威格勒的最大的消遣，她這樣給他找來許多愉快的時辰。儲利于士對於音樂有才能，但在現在他忽略了它；！六個月來，他與高榮烈學習大提琴；正因他在柏林有一個好教授，我相信他還有進步。！兩個孩子都大了而且像他們的父親，！而且像他的好脾性，威格勒，託賴神，還沒有完全失去這種脾性；！他很高興彈奏你的變章的主調；古代音樂家較得他的喜愛，但往往他帶着不可置信的忍耐彈奏近人之

一。——你的「祭曲」是放在一切之上；威格勒永遠不會跑到他的房間沒有彈奏鋼琴的。——這樣，親愛的悲多汶，你可以見到我們對你所存的憶念究竟是怎樣持久和活潑的。——告訴我們一次那對你有多少價值，而且我們不是完全被遺忘了的。——假如不是往往這麼難於完成我們最客愛自悲望，我們也許已經使我的兄弟遊覽維也納，好得到看見你的墓穴；——但對於這麼一次旅行我們可別想望了，現在我們的孩子在柏林，——威格勒對你說過我們的近況：——我們不該抱怨。——即使最困難的時代對我們也比對一百個別的人好些。——最大的幸福是我們很好，而且我們有良好的和勇敢的孩子。——對的，他們還不會使我們難過，而且他們是快樂的，而且是好孩子。——蘭卿卻有過一次大的傷心：——這是當我們可憐的布賽意死去的時侯；——我們衆人永不能忘的一種損失。再會，親愛的悲多汶，而且本着正直的善真想念我們吧。

愛麗奧奴·威格勒。

悲多汶給威格勒

維也納，一八二六年，十月，七日。

支的疼愛的老友！

你的信和你自各卿的信給我怎樣的快慰，我不能夠表達它。當然我本該馬上回答你的；但我是有幾分踟躇的，尤其是寫信，因為我相信優秀的人用不着這件事便可以認識我的。在我的腦裏我往往作那答覆；但當我想用文字寫出來的時候，我往往把我的筆桿丟開，因為我不能夠像我所屬到的寫出來。我記起你一向對我顯出的全部恩情，比仿說當你使人粉白我的房間，以及你這麼揚快的使我驚異。我也一樣記起布累寧的一家。至於彼此分離，這是世事自然的過程：每個人

應該追求他給自己指定的目標，而且設法達到這目標；祇有善的終古不易的原則使我們始終堅牢聯在一起。可惜我今天不能夠盡情給你寫信，因為我迷倒了；我時常記及你的海獅的側影；（我對你說出來）使你見到在我的青年有過的一切善良的和溫愛的，於我始終是珍貴的。

我們那首詩： *Nulla dies sine linea*（沒有一天不寫一行），而我可說說神祕竟；但這太爲了讓他跟着回來這要片草草。我這希望產生幾種偉大作品；然後，像一個老的孩子，我在勇敢的人們中間完結我的地上的生涯。

在我所愛到，而且我知道會使你高貴的榮譽的記號之中，我對你說我從已故的法國西國王受到一個勳章，上面寫着：『國王給瑟多汝先生』；那勳章還附有法國西國王薩摩爾大公的首相的一封很懇懇的信。

我的很親愛的朋友，今天暫且滿足於這一點吧。過去的回憶使我感動，而不是沒有大量的眼淚我給你寄這封信的。這封信不過是一個開始；不久你會收到一封新的信；而你愈給我寫信，你便愈使我高興。那是用不着詢問的，當人是像我

們那樣的朋友。再會。請你替我溫柔的抱吻你的洛麗和你的孩子們，而且想念我。願神和你們衆人同在！

一向尊敬你的忠實真正的朋友，

悲多汶。

給威格勒

維也納，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

我的高貴的老友！

我幸好從布累寧得到你的第二封信。我依然過於衰弱不能夠回答你，但你可以相信你所說的一切在我都是得到歡迎的，而且我想望它的。關於我的休養，假如我可以這樣賊它，那還好得很慢；我猜還要施一次第四回的手術，雖然那些醫

生什麼都沒有說。我忍耐而且我想道：一切疾苦都帶來多少好處；我今日還想對你說多少的東西！但我是太衰弱；我祇罷夠在心裏抱吻你，你和你的洛鄉。懷着真實的友誼與對你和你的家人的眷戀，

你的忠實的老友，

悲多汝。

給摩塞爾斯

維也納，一八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我親愛的摩塞爾斯！

：二月二十七日，我第四次被施手術；而現在又現出一些確定的徵象，我不久要受一次第五回的手術。這一切會達到什麼，我將遇到什麼，假如這還持續多

少時候？——當眞我的命運是一種艱苦的命運。但我把自己託給天命的意思，而我祇祈求神請他決定，在他神聖的意志裏，我一天要在生存中受着死的痛苦，讓我得免於飢寒。那樣便我有力量忍受我的命運，不管它是怎樣艱苦和可怕，懷着對於上蒼的意志的忍讓。

你的朋友，

特·喜·封·悲多汝。

註：悲多汝，快要沒有錢了，寫信給倫敦的音樂社，以及給當年在英國的摩塞爾斯，請他們設法組織一個援助他的音樂會。那音樂社慨然馬上給他寄一百鎊作為部份的付款。他對這件事情衷心感激。「這是一回摧心的景象，」一個朋友說，「看見他，接到這封信，接合他的手，而且因喜悅和感激而呻吟。」在感激中，他的傷口再發開了。他還想口投一封誌謝的信，給那些「高貴的英國人，他們同情我的悽慘的命運」；他答應給他們寫一個作品：他的第十交響樂，一篇序曲，聽他們的便。「我永遠沒有，」他說，「帶着如許的從事一個作品，像我寫這個作品的。」這封信是三月十八日寫的。二十六日他死了。

悲多汶的思想

空白页

論音樂

沒有爲了 Scherer (「更美」) 不能夠毀壞的規則。

音樂應該使人們精神的火焰濺射出來。

音樂是比一切智慧和一切哲學更高的啟示：誰領會我的音樂的意義應該擺脫別的人拖曳着的一切窮苦。

(一八一零年，給貝婷娜。)

沒有更美於接近神性，和在人的種族之上散播神的光輝。

我爲什麼寫作？——我在心裡所有的，它得跑出來；而我是爲了那樣寫作的。

你相信我想及一個神聖的小提琴，當精神對我說話的時候，而我把它給我口授的寫出來麼？

（給蘇榜齊格。）

根據我作曲的慣常方式，即使對於樂器的音樂，我時常有着全體在眼前。

（給齊采致克。）

不用鋼琴寫作是必要的：慢慢產生想像我們所希望和所感覺的官能，那是對於高尚的人多麼必要的一種需要。

（給洛道爾甫親王。）

描寫屬於繪畫。詩也可以，在這一點，自認爲幸運的，與音樂相較；它的園地不像我的園地那樣受到限制；但，反之，我的園地在別的區域裏伸展得更遠；而它們不能這麼容易達到我的國土。

（給威爾黑姆·蓋爾哈特。）

自由與進步是藝術的目標，像它是整個人生的目標。縱使我們不如古代的大師那樣堅實，文明的精緻的工作至少開拓了不少的東西。

（給洛道爾甫親王。）

我沒有修改我的樂曲的習慣（它們一旦完成了。）我從來沒有這樣作，認識這種真理，一切部分的變換敗壞樂章的性格。

（給湯臣。）

純粹的教堂音樂應該單祇用嗓子演奏，除却「光榮曲」，或別一個這類的樂章。所以我較喜歡巴力士特連娜；但模倣它是不經的，沒有占有它的精神，也沒有占有它的宗教觀念。

（給奏風琴者佛洛貝璧。）

當你的學生，在鋼琴方面，有合宜的指法，恰當的音樂，而且他彈奏那些音符相當準確，你要單祇着重風格，不要在微細的錯誤上面制止他，祇在一曲既終之時提起他的注意。——這種方法造成一些「音樂家」，這是，歸根結蒂，音樂藝術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對於（純熟的）過程，使他輪流使用所有的指頭：不用說，較少使用指頭，人獲得一種「出色的」演技，像人所說，「像一顆珍珠」；但是人有些時候較喜歡別的音樂。

（給克錫尼。）

在古代的大師中間，祇有德國人漢德爾和塞巴斯提安·巴哈有天才。

(一九一九年，給洛道爾甫親王。)

我的心整個爲塞巴斯提安·巴哈的崇高和偉大的藝術而跳躍，這位和聲之父
(*dies s Urvaters des Harmonis*)。

(一八〇一年，給宮庭樂師。)

任何時，我是屬於莫差特的最大崇拜者，而我直至最後一息都是這樣。

(一八二六年，給斯特婁教士。)

我敬重你的作品超乎所有別的劇場的作品。我是在沉醉中，每回我聽到你的
一個新的作品，我對它的興趣更大於對我自己的作品：總之，我敬重你和愛你……

你始終是我的同時代的人中間，我最敬重的那位。假如你願意給我一種很大的快感，這是，假如你給我寫幾個字，那很可以安慰我。藝術結合衆人，尤其結合真正的藝術家，而也許你肯把我也算在這些人中間。

（一八二三年。繪塞呂賓尼。）

註：塞呂賓尼始終沒有回答這封信。

論批評

在作爲藝術家的這方面，人從沒有聽到說我對於人能夠寫的論及我的文章作過最輕微的注意。

(一八二五年，給蘇特。)

我像服爾泰一樣思想，「幾下蒼蠅的針刺不足以牽住一匹在疾馳中的馬。」

(一八二六年。)

說到這些毒物，祇有讓他們講話，他們的饒舌一定不會使任何人不朽，也不會從阿波龍使他不朽的人奪去他的不朽。

(一八〇一年。)

新詩兩種

十四行集

馮至著
定價廿二元

曾被魯迅譽為最優秀的抒情詩人，馮氏在我國新詩初期一度為認真的讀者所注意，其後他便很少發表作品。「十四行集」是經當相當時期的沉默後的一束新的收穫。精細的讀者可以從這個傑出的集子，估量作者數年來異常的努力。

十年詩草

卞之琳著
定價廿一元

作者在我國詩壇上有優異的成就，十年來他的作品在技巧上與情感上變化極多，作者自稱「十年詩草」是他的詩總集，而不是他的選集。本書並附有解釋他的散文數篇。此集不但為愛好卞氏新詩者所應備，研究新詩者亦宜置之座右。

生活藝術三種

法·莫洛亞著 王宛等譯

定價二十元五角

作者莫洛亞在歐美有極大的讀者，他的著作，在法國也是極其熱烈的。他在這本第一冊中，討論了愛情、藝術、工作、近人、女人、世界、人類、愛、論、解、精、關、極、三、第、二、篇、工、作、藝、術、說、明、種、種、功、力、的、法、則、指、揮、藝、術、則、出、受、人、戴、領、袖、所、遵、守、的、法、則。

明日出版社發行

桂林太平路二十二號(郵箱三二六號)

電話掛號零五九四號